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十六卷 太子監國

成祖永樂二年四月，冊立世子為皇太子。先是，洪武二〇八年，太祖親冊為燕世子。時秦、晉、燕、週四世子，太祖皆教而試之。一日，使分閱衛士，燕世子獨後。問之，對曰：「寒甚，士方食。」太祖喜。使閱章奏，擇可施行者報命，太祖益愛之。後成祖即位，議建儲，武臣多請立高煦者，謂其有扈從功。金忠以為不可。上猶豫未定，遂召解縉預議。縉言立嫡以長，復曰：「好聖孫。」蓋指宣宗也。上又密以問黃淮，淮亦曰：「長嫡承統，萬世正法。」復召問尹昌隆，昌隆對與淮同，上意遂決。及《文華寶鑒》成，上召皇太子諭之曰：「修己治人之要，具於此書。堯、舜相傳，惟曰『允執厥中』。帝王之道，貴乎知要。汝其勉之！」皇太子拜受而退。上顧侍臣解縉等曰：「朕皇考訓戒太子，嘗采經傳格言為書，名曰《儲君昭鑒錄》。此書稍充廣之，益以皇考聖謨大訓，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。誠能守此，足為賢君。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，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，帝王之道廢而不講，所以亂亡。朕此書皆大經大法，卿等兼輔東宮，從容閒暇，亦當以此為說，庶幾成其德業，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。」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，進講乾九四爻，舉儲貳為說。講畢，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：「經旨於此，恐無儲貳之說，達不含譏否？」士奇對曰：「講臣非正道不陳，豈敢含譏。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。」皇太子曰：「然則常人得此爻，亦舉此說耶？」士奇曰：「殿下此問甚善。」因舉程子云：「凡卦六爻，人人有用。聖賢有聖賢用，眾人有眾人用，君有君用，臣有臣用，無所不通。」太子悅。六年八月，詔曰：「成周營洛，肇啟二都。有虞勤民，尤重巡省。朕君臨天下，祇率彝典。統極之初，已升順天府為北京。今四海清寧，萬民安業，國家無事，省方以時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，命皇太子監國。朕所經過處，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，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。一切供億，皆已有備，不煩於民，諸司無得有所進獻。」

冬〇一月，命丘福、蹇義、金忠、胡廣、黃淮、楊榮、楊士奇、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，諭之曰：「朕長孫天章日表，玉質龍姿，孝友英明，寬仁大度。年未一紀，夙夜孜孜，日誦萬言，必領要義。朕嘗試之以事，輒能裁決，斯實宗社之靈。卿等其悉心輔導。」

七年春正月，敕皇太子監國。惟文武除拜、四裔朝貢、邊境調發，上請行在，餘常務不必啟聞。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、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、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、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。諭義等曰：「居守事重。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，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。汝宜識朕此意，敬恭無怠。」命學士胡廣、侍講楊榮、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。賜皇太子《聖學心法》。上出一書，示胡廣等曰：「朕因政暇，采聖賢之言，若執中建極之類，切於修齊治平者，今已成書，卿等試觀之。」廣等覽畢，奏曰：「帝王道德之要，備載此書。」遂名曰《聖學心法》，命司禮監刊行。

上諭黃淮、楊士奇曰：「東宮侍側，朕問：『講官今日說何書？』對曰：『《論語》君子小人和同章。』因問：『何以君子難進易退，小人則易進難退？』對曰：『小人逞才而無恥，君子守道而無欲。』又問曰：『何以小人之勢常勝？』對曰：『此係上人之好惡，如明主在上，必君子勝矣。』又問：『明主在上，都不用小人乎？』曰：『小人果有才，亦不可盡棄。須常謹備之，不使有過可也。』朕甚喜其學問有進，爾等其盡心輔之。」

二月，帝發京師，三月，帝至北京。都御史虞謙、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，啟潁川軍民缺食，請發廩賑貸。太子遣人馳諭之曰：「軍民困乏，待哺嗷嗷，卿等從容啟請待報，汲黯何如人也？即發廩賑之勿緩。」贊善王汝正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，皇太子問楊士奇曰：「古人為詩者，其高下優劣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詩以言志。『明良喜起』之歌，『南風解慍』之詩，唐、虞之君，其志尚矣。後世漢高帝《大風歌》，唐太宗《雪恥百王》之作，則所尚者霸力，皆非王道。漢武《秋風辭》，志氣已衰。如隋煬帝、陳後主所為，則萬世之鑒戒也。殿下欲娛意文事，則兩漢詔令亦可觀，非獨文辭高古，其間亦可裨益治道。如詩，無益之辭，不足為也。」太子視朝之暇，專意文事，因覽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，羨其學識純正。楊士奇曰：「德秀所著《大學衍義》一書，尤有益學者，為君為臣，皆不可不知。」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，大喜曰：「此為治之鑒戒，不可無。」遂命重刻，以賜諸皇孫及廷臣。

八年冬〇月，上還南京。

〇一年，上幸北京，皇太孫從。命尚書蹇義、學士黃淮、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。

〇二年三月，帝發北京，親征瓦剌。

六月，班師，駐蹕沙河，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齎表往迎。

八月，帝至北京，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，且書奏失辭，怒曰：「此輔導者之咎也。」漢王高煦復譖之，遂遣使逮尚書蹇義、學士黃淮，諭德楊士奇，洗馬楊溥、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。中途有旨有蹇義回南京，黃淮先至北京下獄。次日，士奇及金問繼至，上曰：「楊士奇姑宥之。朕未嘗識金問，何以得侍東宮？」命法司鞫之。尋召士奇至，問東宮事。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，凡所稽違，皆臣等之罪。乃下士奇錦衣衛獄。未幾，特有復職。時金問詞連溥等，遂相繼下獄。有白事者曰：「殿下知讓人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吾不知，知為子耳。」

〇三年秋九月，直隸鹽城縣颶風，海水泛溢，傷民田二百一〇五頃有奇。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〇餘石。帝至京師。

〇二月，《歷代名臣奏議》書成。先是，上以璽書諭太子，命翰林院儒臣黃淮、楊士奇等，采古名臣直言匯錄，以便觀覽。至是書進，上覽而嘉之，命刊印以賜皇太子、皇太孫及諸大臣。

〇五年春三月，上巡北京，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、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、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監國。

七月，賜皇太子《務本之訓》。

〇六年春三月，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：「覽卿為予改詩甚善。但今卿年邁，恐輔餘為勞。似卿樸直苦口者，百無一二，面諛順顏者，比比有之。卿無憚勞，弼成餘業，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，毋生犯鱗觸諱之慮。餘今欲學作表，卿可一如詩題立例，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，以廣琢磨。春暖順時將息，以慰餘懷。」書函曰：「皇太子齎書贊善好古先生。」好古者，善述字也。太子視朝之暇，手不釋卷，被服寬博，大類儒者云。

夏五月，上殺贊善梁潛、司諫周冕。時太子監國，上不時有疾。兩京阻隔數千里，小人陰附漢府者，讒構百端。侍從監國之臣，朝夕惴惴，人不自保。會有陳千戶者，擅取民財，事覺，太子令謫交趾立功。數日，復念其軍功，宥之。有譖於上曰：「上所謫罪人，太子曲宥之矣。」遂逮陳千戶殺之。以潛、冕不諫止，並逮下獄，皆死。

六月，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、浙諸郡，陸辭，上諭曰：「人言東宮多失，當至京師，可多留數日，試觀何如，密奏來。奏字須大，晚至即欲觀也。」濙至京師，日隨朝，凡見東宮所行之善，退即記之。勳臣某者語不謹，侍衛撻之，仍當陸口奏，有旨不問。既退，亟宣侍衛賞鈔若干錠。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臣，而旌禁衛，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，見殿下之仁明也。居稍久，楊士奇曰：「公命使也，宜亟行。」濙權辭謝曰：「方治冬衣未完爾。」至安慶始書奏，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，密疏以聞。上覽之大悅，自是不復疑皇太子。

〇八年秋九月己巳，北京宮殿垂成，欽天監言：「明年正月朔吉，宜御新殿。」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、太孫於京師，期〇二月終至北京。太子赴北京，過滁州，登瑯琊山，指示楊士奇曰：「此醉翁亭故址也。」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，今人知其文，鮮知其忠。蓋太子為文章尤善修，每曰：「三代以下，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。」尤愛其奏議切直，嘗命刊修文以賜群臣，且諭之曰：「修之賢，非止於文，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。」〇一月，太子過鳳陽，謁祭皇陵畢，周步陵傍，顧張本、楊士

奇曰：「國家帝業所自也。」徘徊久之。耆老進謁，有知太祖時事者，從容與語，賜勞優厚。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，上復命迎之，且曰：「東宮緩行。」至是，原吉迎見太子於鳳陽，道上旨。太子以不敢緩諭之，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，詢訪沿途軍民利病，政事得失，備顧問。太子過鄒縣，見男女持筐，路拾草實者，駐馬問所用，民跪對曰：「歲荒以為食。」太子惻然。稍前，下馬入民舍，視民皆衣百結，灶釜傾仆，歎曰：「民隱不上聞至此乎？」顧中官賜之鈔，而召鄉老問其疾苦，輟所食賜之。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，責之曰：「為民牧而民窮如此，亦動念乎！」執中言：「凡被災之處，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。」皇太子曰：「民饑且死，尚及徵稅耶？汝宜速發官粟賑之，事不可緩！」執中請人給三斗。曰：「且與六斗，汝毋懼擅發倉廩，吾見上當自奏也。」

□二月，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，原吉先入奏。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，對曰：「陛下慈注之深，東宮孝思之切。」上喜，賜鈔二百錠。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於良鄉。太子至北京，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，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。上曰：「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，況百姓吾之赤子乎！」

□九年，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：「殿下前在南京，數遣中使進案牘，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，上指其妄言。今宜疏此人。」太子曰：「過失，吾豈能無。今至尊既不信之，我又與人較耶？」

二□年春三月，上北征，秋九月，還京師。

二□一年夏五月，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，言：「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，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，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。」上命急捕。賊既悉得，遂召太子、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。上御右順門親鞫之。先是，上以疾多不視朝，中外事悉啟太子處分。太子往往裁抑宦侍，宦官黃儼、江保尤見疏斥。儼等日讒之於上，且素厚高燧，常陰為之地。因偽造毀譽之言，傳播於外，謂上注意高燧，以給外廷，由是賢等遂起邪心。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，言於賢曰：「觀天象，當有易主之變。」賢等邪謀益急，與其弟孟三，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、田子和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，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，日夜潛謀，連結貴近，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。候上晏駕，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，分兵執府部大臣。豫令高正偽撰遺詔，付中官楊慶養子。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，廢皇太子，而立趙王高燧為帝。佈置已定，正密告其甥瑜，瑜曰：「此舅氏滅族之計。」力止不從，瑜遂入告。上覽偽撰遺詔，震怒，立捕楊慶養子誅之，顧高燧曰：「爾為之耶？」高燧惴栗不能言，太子為之營解，曰：「高燧必不與謀，此下人所為耳。」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，群臣奏賢等所犯大逆，且有顯實，當並實極典。上曰：「且先籍其家。王射成以天象誘人，速誅之。賢等更加窮鞫，毋令遽死。」遂下錦衣衛嚴治，尋逮其黨悉誅之。

八月，帝發京師北征，□一月，還京。

二□二年春三月，上議北征。

夏四月，詔太子監國，駕發京師。秋七月，庚寅，上崩於榆木川。大學士楊榮、少監海壽奉命馳訃太子。太子慟絕，強拜受，即遣太孫出居庸，赴開平迎梓宮。瀕行，太孫啟曰：「出外有封章白事，非印識無以防偽。」太子曰：「言良是，但行急，新制不及。」士奇曰：「殿下未踐阼，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。其東宮小圖書，可假之行。此出一時之權，歸即納上。」太子即取付太孫曰：「有啟事以此封識，不久當歸汝，汝可留之。」既行，太子顧士奇曰：「昔大行臨御，儲位久未定，浮議喧騰。今即以付之，浮議何從興！」

王子，太孫奉大行柩至郊，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群臣皆衰服哭迎。至大內，奉安於仁智殿，加斂奉納梓宮。

八月□五日丁巳，皇太子即位，赦天下，以明年為洪熙元年。

谷應泰曰：

古之教太子者，慎選師傅，訓之德義。過龍樓而問寢，入虎闈而齒胄，蓋若是其密也。及乎六師撻伐，有事行間，則從曰撫軍，守曰監國。非特重器所寄，亦以週知艱大，練察治忽，為嗣王之要務耳。

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，睿質仁明，天姿愷惻。然而如意類上，申生無寵。非黃淮進賈誼之謀，解縉效鄴侯之議，則烏烏向背，羽翼無成，金珠偏聚，憂方大矣。幸而皇祖親冊，嫡長分定。乘危履險，克正重輪。重耳之艱阻備嘗，楚王之朝嬰夕側。非特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阿保之手者也。又若《儲君昭鑒》，傳自高皇，《聖學心法》，頒於成祖。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，元帝之授以《韓非》。貽謀度越，抑何偉歟！而況金忠、蹇、夏輔導於前，黃淮、楊士奇糾繩於後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。學識特崇真氏，文章獨許歐公，則家丞秋實之采也。賑潁川之饑而先發後聞，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，則《豳風》農事之規也。又考成祖巡幸順天，親征漠北，駕凡五出，年垂二紀。中間大官大邑，雖復啟聞，而庶政庶獄，咸就諮決。名為儲位，實則長君；名為監國，實則御宇。故人以仁宗之歷祚短，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。

若夫宮闈煽禍，國本瀕傾，管、蔡流言，備極讒構。一時並集，何以為懷。又且迎駕緩期，而逮捕官屬，則高煦贊之。偽撰遺詔，而陰行廢立，則高燧主之。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鬚，樹功者侈談天策，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，輔國之交門兩宮，夫是以勢同孤孽，危如累卵，救過而不暇也。自非胡濙密書七事，王瑜上變一言，則豫教之淑質壅於上聞，含沙之哆口交亂四國，非蒙戾園之誅，必賜扶蘇之詔。而仁宗一載之郅理，又烏能時其盛耶！嗟乎！安慶復而後良鄉侯，孟賢敗而後榆川崩，天祚人國，以有此也。